

少数民族风情奇趣丛书

段炳昌 著

南诏  
大理国的  
流风遗韵

# 穿越白族民俗长廊



云南民族出版社



▲洱海金梭岛

▼崇圣寺三塔





剑川石宝寺

大理的剑川县素有「木雕之乡」的美称，其木雕艺术刀法精练，技工微妙，具有虫寺的民族风格。



阿嵯耶观音像 张亚平 摄



四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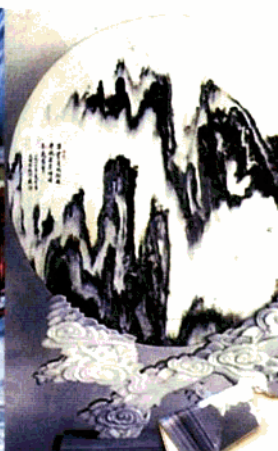
▲ 白族姑娘在制作扎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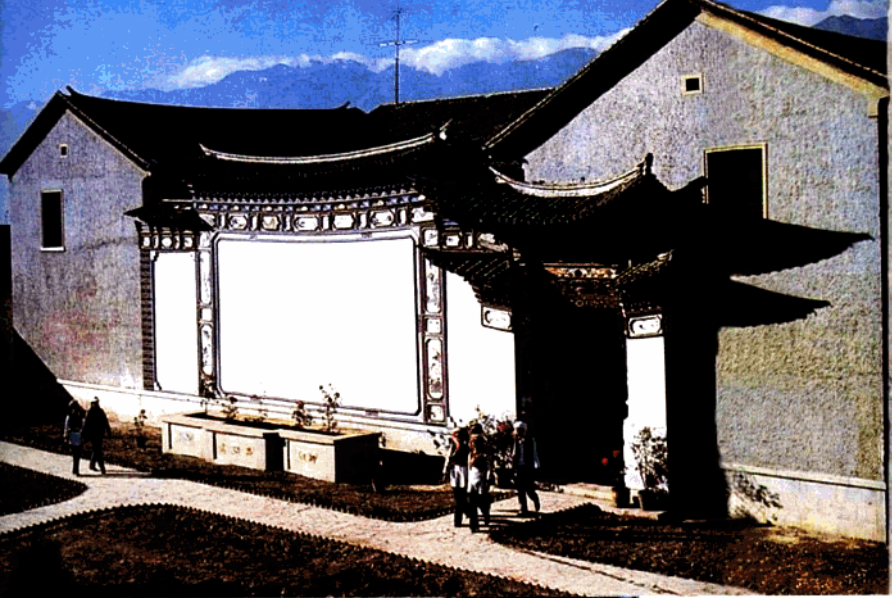


◀ 白族少女



▼ 大理石工艺





▲白族民居



◀庭院一角

▼栽秧会



耍龙



## 目 录

|           |    |
|-----------|----|
| 尚白的民族     | 1  |
| 来自北方草原的比甲 | 5  |
| 凤凰帽       | 11 |
| 吃生皮       | 15 |
| 街头六月卖冰雪   | 18 |
| 海水煮海鱼     | 22 |
| 三道茶       | 28 |
| 典雅精致的民居   | 34 |
| 石头之歌      | 39 |
| 木雕之乡      | 43 |
| 生的礼赞和祝福   | 51 |
| 辘角庄与美人石   | 58 |
| 死亡即是回家    | 64 |
| 在神与世俗之间   | 71 |
| 男女观音      | 79 |
| 三月街       | 86 |
| 四月的狂欢     | 90 |

---

|       |    |
|-------|----|
| 火把节   | 94 |
| 石宝山歌会 | 99 |

## 尚白的民族

白白月亮白姐姐，  
身上穿件漂白衣，  
脚上穿双白布鞋，  
披张白羊皮。

这是一首白族民歌中的一段，歌颂的是一个理想中的白族姑娘。她身着白色的服饰，婷婷站立在皎洁光亮、清明如水的月色里，显得多么的晶莹光洁，纯洁美丽。正是月光如银，美人如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白族姑娘的美丽是和白色分不开的，是同皓月，是同白色的服饰分不开的。白色，正是白族男女服装的主流色彩。白族女子的衬衣、外衣和头饰上的缨穗，男子的对襟衣和包头，基本上都是白色。上述民歌中提到的“白羊皮”，是指经加工的柔软的白绵羊皮，以毛白如雪为贵，剑川、洱源、鹤庆一带的妇女常用来披在身上，既可御寒，又可在劳动中作垫背，还可在休息时作垫子席地而坐。服饰及其色彩，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外观最直接的表征。白族人民对白色服饰如此偏爱，正好使我们能够通过服饰及其色彩，来了解他

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

在白族民歌中，理想中的姑娘、爱情以及婚姻往往是和白色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上述民歌外，又一首民歌这样唱道：“白月亮呀白姐姐，真心话儿说给你，我想和你成婚配，怎好亲口提？”比喻美丽出众的意中情人，就说：“花上花”，“情妹好似白牡丹”。比喻活泼轻灵的女孩子，就说：“白鸽成双往西飞，姊妹耍山形影随，要够南山到北苑，争看百花美。”捎信给情人，就把炽热的恋情写在雪白的花瓣上：“好心焦，白杜鹃花随风飘，白花瓣上写书信，请人把信捎。”缠绵的柔情，也用白色的物象来比喻：“白花要比雪花白，柔情更比白云深。”

白色确实是白族人民最钟爱的色彩，白色不仅与他们的服饰、爱情密不可分，被看做是美丽、纯洁、坚贞的象征，而且还被认为含有吉祥、孝顺、善良、道德高尚的意蕴。在白族人民的观念中，白鹤、白虎、白蛇、白鼠、白蝴蝶、喜鹊、白鹿等等都是吉祥物，它们的出现，可以给人带来健康长寿，可以替人避邪消灾，可以给人带来好运，甚至能给那些心地善良的穷人带来大笔钱财。因为白色具有吉祥的意蕴，新娘出嫁的嫁妆衣箱中的四角，要放上四个白云石，据说这样就可以消除各种灾祸，保证婚姻稳固，还可早日生子。因为具有吉祥、消灾、幸运等意蕴，白色也成了白族建筑中着

意追求的色彩。有一首歌咏建房的民俗歌这样唱：“新房建成先刷粉，石灰上面刷石灰，白得晃眼睛。画上青松与白鹤”，“再画凤凰白牡丹”。白族人民还认为：“紫竹林里白鹦哥，白鹦哥它有孝心。”这里，白色又被赋予孝顺的意义。白族在评价一个人时，觉得这个人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大方热情，就说这个人“心白”。这里，“白”已成了道德情操高尚的代名词。很明显，在白族的词汇中，“白”不仅是一种色彩，而且是美和善的象征。以白为美，以白为善，崇尚白色，是白族人民的普遍风尚，是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

白色既然在白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地位，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着重要的位置，那么，白族以“白”“白子”作为自己民族的名称也就不奇怪了。早在汉代时期，白族的先民建立的部落组织，就被称为白国、大白子国，其部落首领仁果被称为白王。后来的南诏、大理国及其国王，也分别被称做白国和白王。那些与白族毗邻的民族也看到了白族崇尚白色和以白自称的特点，因而也以“白”来称呼白族，比如白尼、白衣、白特、那白、白蛮等等。

当然，白族崇尚白色，并不是说他们排斥其他色彩。其实，白族在突出白色的同时，也很注意其他色彩的使用，注意白色与其他色彩的搭配，相辅

相成。就拿服饰来说吧，白族妇女的上衣多为白色或接近白色的浅灰色，但袖管上却镶有艳丽的刺绣花边；上衣上面穿一件无袖领褂，色彩一般是红色、紫色或黑色。这样，上衣与领褂的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也体现在头饰上，花头帕，红头绳，盘在头帕上的黑辫子，摇曳飘拂的雪白缨穗，相互映衬，对比强烈而又和谐一致。总体上看，白族的服饰对白色主题的强调是很明显的，同时又强调色彩的对比，给人一种纯净、明快、热情的感觉，这无疑是和白族人民的性格相一致的。

## 来自北方草原的比甲

前面说到，白族妇女在白上衣外面还要穿一件无袖领褂，白族把这种领褂叫做比甲。比甲是短上衣，特点是无袖无领，圆口，右衽，在右上侧和腋下结布纽扣，领口与右衽一线加黑白相间的花边。洱海一带的比甲颜色以红色、紫色、绿色或黑色为多；鹤庆、丽江、九河一带以红色为主，也有蓝色；洱源北部，剑川、兰坪一带以蓝色为主。比甲是白族地区最流行的服饰，服色虽有变化，式样却一致，名称也一样。但谁也不会想到，比甲竟是从万里之遥的北方草原上传来的。

比甲是元代蒙古妇女普遍穿用的服装，与我们看到的白族妇女的比甲略有不同。蒙古的比甲也是无袖无领，右侧结两个襻，色彩也以红、绿等为主，但前短后长，前边遮到下腹部，后面却一直遮到小腿下部。比甲无疑是为了适应蒙古族骑马射箭的游牧生活而产生的。根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说法，比甲这种服饰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宏吉刺氏创制的。随着蒙古骑兵对整个中国的征服，比甲也传到了四面八方，在中国北方成为极为流行的服饰。元杂

剧中的一些女性角色的服饰就是“髻髻箍儿，比甲袄儿，裙儿”。甚至一些男角的服装，如少数民族、纨绔子弟和衙内一类的角色也穿比甲。直到明代中后期，北方妇女还十分喜爱穿着比甲。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我们常常遇着身穿比甲的妇女：

潘金莲：“上穿白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有时穿“大红遍地金比甲”或是“银红比甲”。

孟玉楼：“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或穿“绿遍地金比甲”。

桂姐：“一件云绢比甲儿”。

李娇儿：“沉香色遍地金比甲”。

李瓶儿：“是大红蕉布比甲”。

春梅：“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或穿“大红遍地锦比甲儿”。

韩爱姐：“上穿着紫绫袄儿玄色缎金比甲”。

吴月娘：“大红遍地绵比甲”。

吴银儿：“白绫袄儿”，“图衬着比甲儿”。

如意儿：“玄色缎子妆花比甲儿”。

从中可见比甲已是十分时髦流行的服装，已几乎成了每个妇女追逐崇尚的服饰，而且色彩丰富多样，有红、蓝、金、黑等各种颜色。但明代以后，比甲在北方似已不多见，而在苍山洱海之间却一直流行着。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三路蒙古大军，经过2000多里的跋山涉水，以革囊浮渡金沙江，在今丽

江九河一带击败了大理国主力部队，随即挥师南下，攻占大理。第二年在今昆明俘虏了大理国国王段兴智，从而灭了大理国。从 1253 年至 1382 年明朝大军平定云南全境前，蒙古在云南的统治虽然只持续了 130 年，但对白族文化的影响却不小。如今我们仍可以在民情风俗中找到蒙古文化对白族文化影响的痕迹，似乎还可以听到蒙古骑兵在苍山洱海间奔驰的马蹄声。跟随忽必烈革囊跨江的那些英勇无畏的蒙古将士，直到现在还活在白族的神灵世界里。蒙古骑兵从丽江南下剑川时，曾受到白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有 18 个蒙古将士在剑湖边战死，尸体沉入湖底。战后，在恐惧而又崇敬的双重心理驱使下，周围的白族群众从剑湖中把 18 名蒙古将士的尸首打捞上来，把他们奉为 18 个村寨的本主，并总称为“十八堂神”。这 18 个本主塑像的脸都是绿色的，姓海，使人想到是从海中捞上来的，想到从绿水绿草翠萍中捞上来的情景。现在十八堂神仍然在不同的本主庙中接受人们的香火崇祀。一些蒙古人甚至融入到了白族中，成为白族的一分子。立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 年）的弥渡铁柱庙《故安人车氏墓铭》提到，墓主车观音金，“其先出于梁王之族，鄯阐车元帅之女”。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忽必烈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使他镇守云南。鄯阐即今昆明。那么，车元帅就是元朝宗室后裔而以车为姓的蒙古人。

他们的女儿车观音金嫁给了白族军人杨敬为妻，生男7人，女8人。从此，“世绵绵兮愈显荣”，“山苍苍兮水澄澄”。车元帅与其女车观音金都是地地道道的忽必烈的后代，却以车为姓，显然与蒙古族人的命名方式不一样。这正好传达出一个信息，元末明初的一些云南蒙古人，以车为姓，融入到云南各民族中。白族中有姓车的，可能与此有关。蒙古大军不仅给白族带来了蒙古文化，也带来了中亚西亚的文化。《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到，那时，大理是个宏伟壮丽的大城市，人口杂居，有商人和工匠，到处可以看到佛教徒、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撒拉逊人或伊斯兰教徒。这些佛教徒中有蒙古族、藏族；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中有叙利亚人、波斯人和中亚人，也有蒙古族；撒拉逊人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突厥各民族；伊斯兰教徒包括撒拉逊人，也有一些蒙古族。从此，苍山洱海又敞开胸怀接纳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700多年来与白族人民杂居互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蒙古族的比甲在苍山洱海之间安家落户也就很自然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蒙古大军来到大理之前白族的服饰是什么样子呢？涉及到元以前白族服饰问题的资料，一是唐代樊绰《蛮书》中的有关记载；二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雕塑绘画。《蛮书》中记述

服饰的文字不算少，但详于记述头囊（一种帽子）、去苴（一种腰带）、波罗皮（老虎皮）等名物。当时让唐人大为惊异的这些服饰，现在在白族服饰中却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了。《蛮书》还提到白族服饰的色彩和质料，但基本上没有提到款式。可以让我们猜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仅有几个字：妇人“贵者以绫锦为裙襦”，“贵家仆女亦有裙衫”。裙是下装；襦是上衣，是短袄；衫也是上衣，是短袖单衣，有领。衫在形制上虽然与无领无袖的比甲还有很大区别，但短袖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做是接受外来无袖比甲的一个基础。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雕塑绘画无疑是我们了解元以前白族服饰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图传》和《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看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妇女服装都是圆领宽长袖长装，衣长至膝下，有些接近同期内地汉式服装。这些有关的资料告诉我们，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妇女服饰中看不到比甲这种样式，比甲是从北方蒙古草原远道而来的。

当然，白族对蒙古草原来的比甲是进行了改造的。比甲传入白族地区后，逐渐分化为两种款式：一种基本沿用蒙古形式，即保持前短后长的特点，白族人民把这种服装直观地称为“前短后垂”。10多年前，剑川一带的白族妇女中，偶尔还有人穿这种“前短后垂”。穿“前短后垂”基本上是中老年妇女，

青年妇女似无人穿这种服装。但现在似乎已经看不到有人穿这种服装了。显然，“前短后垂”逐渐消歇了。另一种是开头说到的白族妇女最流行的比甲。它保持了蒙古式比甲的一些特点，保留了其名称，却毅然裁断了背面臀下一段，使之成了纯粹的短装，显得简洁明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生活环境、民族习惯和性格在这里充当了裁缝剪刀的作用。毕竟，白族是农耕民族，妇女们要下田栽秧收割，上山砍柴，不像蒙古妇女要骑马放牧，服装后面太长反而成为累赘。明快轻巧也比较符合白族人民的天性。一件比甲的变化发展，却很可以看出心胸旷达的白族人民是怎样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如何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生存环境来改造外来文化。

比甲虽是蒙古族创造的，但如果我们到辽阔的蒙古草原去看看，却发现没有人再穿比甲了，蒙古语中也早已不再使用这个名词。蒙古妇女仍然喜欢穿长袍。蒙古妇女服饰中，与蒙古比甲相近的是坎肩式无袖女罩袍。有意思的是，这种服饰似乎是在蒙古比甲前加长了一块，成为特殊长袍；而白族比甲却是裁去了蒙古比甲后边的一块，成为灵巧的短装。比甲的这些变化，比甲竟会成为万里南天白族的主要服饰，700多年后，比甲这个词汇竟然在白族中还是个活词汇，这些是它的创造者察必宏吉刺氏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